

述

學

內外篇
補遺・別錄

一



學
補遺・別錄

—

汪
中
撰

中
華
書
局

中華書局

學
補遺・別錄

二

汪中撰

叢書集成初編

述

學 內外篇·補遺·別錄 二冊

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 7-101-00894-1/K·367

述
學

叢書集成初編所
選文選樓叢書粵
雅堂叢書皆收有
此書文選樓是兩
卷本粵雅堂爲六
卷本故據以排印

序

述學者。亡友汪容甫中之所作也。余與容甫交。垂四十年。以古學相底厲。余爲訓詁文字聲音之學。而容甫討論經史。確然疏發。挈其綱維。余拙於文詞。而容甫澹雅之才。跨越近代。每自魏所學。不若容甫之大也。宦游京師。索居多感。冀欲南歸。與故人講習。志未及遂。而容甫以病歿矣。常憶容甫才卓識高。片言隻字。皆當爲世寶之。欲求其遺書而未果。歲在甲戌。其子喜孫應禮部試。以其父所撰述學。已刻未刻者。凡八十篇。索敘於余。余曰。此我之志也。自元明以來。說經者多病鑿空。而矯其失者。又蹈株守之陋。爲文者。慮襲歐曾王蘇之迹。而志乎古者。又貌爲奇俚。而愈失其真。今讀述學內外篇。可謂卓爾不羣矣。其有功經義者。則有若釋三九。婦人無主。答問。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居喪釋服解義。春秋述義。使後之治經者。振煩祛惑。而得其會通。其表章經傳及先儒者。則有若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荀卿子通論。賈誼新書敘。使學者篤信古人。而息其畔謬之習。其它攷證之文。皆確有依據。可以傳之將來。至其爲文。則合漢魏晉宋作者。而鑄成一家之言。淵雅醇茂。無意摩放。而神與之合。蓋宋以後無此作手矣。當世所最稱頌者。袁瓏船文。廣陵對。黃鶴樓銘。而它篇亦皆稱此。蓋其貫穿於經史諸子之書。而流衍於豪素。揆厥所元。抑亦醞釀者厚矣。若其爲人。孝於親。篤於朋友。疾惡如風。而樂道人善。蓋出於天性使然。視世之習孰時務。而依阿澆忍者。何如也。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其容甫之謂與。余因容甫之子之求。而輒述容

甫之學。與其文之絕世。人之天性過人者。綴於卷末。以俟後之爲儒林傳者。有所稽而采焉。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正月之七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七十有二。

述學內篇卷一

江都 汪中 撰

釋蠱爻二文

東方七宿最明大者莫如心。西方七宿最明大者莫如參。故古人多用之以紀時令。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八月辰則伏。詩七月流火。春秋傳凡土功火見而致用。火中寒暑乃遯。火出而畢賦。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火伏而後蟄者畢。火猶西流。國語火朝覲矣。火見而清風戒寒。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以心爲紀者也。夏小正二月初昏蠱中。三月參則伏。五月蠱則見。八月蠱中則旦。詩惟蠱與昂三星在天。毛傳義此以蠱爲紀也。於文蠱从品。大火爲大蠱。蠱亦从品。竝象二星之形。而蠱卽从之。故知蠱蠱之用該乎列宿矣。

釋闕

天子諸侯宮城皆四周闕其南爲門。城至此而闕。故謂之闕。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傳鄭伯富王於闕西辟。太傅禮保傅篇過闕則下是也。亦謂之闕門。穀梁桓公三年傳諸母不出闕門。史記魏世家臣在闕門之外是也。庫門在外。路門在內。居二門之中。亦謂之中闕。扁鵲倉公傳出見扁鵲於中闕是也。其異名魯周公世家煬公築茅。徐廣曰一作弟一作夷。闕門。秦本紀孝公築冀闕。戰國策摩燕烏集闕是也。闕巍然而

高。故謂之巍闕。莊子天下篇。心居乎巍闕之下是也。正月之吉。縣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之灋於此。故謂之象巍。周官冢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職文。春秋哀公三年傳。立於象巍之外是也。使萬民觀象。故謂之觀。禮運。出游於觀之上。爾雅釋宮。觀謂之闕是也。觀有臺。故謂之觀臺。春秋僖公五年傳。遂登觀臺以望是也。卽門爲臺。故謂之臺門。禮器。天子諸侯臺門是也。亦謂之門臺。春秋定公三年傳。邾子在門臺是也。觀有左右。故謂之兩觀。春秋定公二年傳。兩觀災是也。說文闕門。觀也。闕。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闕。从耳。缺省。中按。闕。古文闕。从夫得聲。臺。象門闕及兩觀相對形。許氏存其文而失其義。公羊定公十二年傳。何休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又因誤解。歎義生此譌說。在宮之南。故謂之南門。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盛德記。揖朝出其南門是也。亦謂之大門。司儀。車迎拜辱。出大門。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卽位於大門外。曲禮。車馳而騶至於大門是也。亦謂之宮門。閹人職。喪紀之事。蹕宮門是也。亦謂之公門。曲禮。大夫士下公門。鄉黨入公門是也。亦謂之中門。與中闕同義。閹人職。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是也。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惟城度以雉。故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城之度以雉。山宮城始。故宮城之門。謂之雉門。春秋定公二年傳。雉門災。明堂位。雉門。天子應門是也。十有六者。異名而同實。

釋三九上

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則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爲數。故

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楚辭。作九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故學者通其語言。則不膠其文字矣。

釋三九中

古之名物制度。不與今同也。古之語。不與今同也。故古之事。不可盡知也。若其辭。則又有二焉。曰曲曰形容。何以知其然也。曲禮。歲凶年穀不登。膳不祭肺。禮。食穀性則祭先。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鄭義然。不云不殺。而云不祭肺。坊記。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無故殺之。鄭義然。不云不無故殺之。而云不坐犬羊。春秋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鶴無樂乎軒。好鶴者不求其行遠。謂以卿之秩。寵之以卿之祿食之也。故曰鶴實有祿位。然不云視卿。而云乘軒。論語。孔子見冕者。雖

狎必以貌。冕非常服。常其行禮。夫人而以貌也。惟卿有元冕。云冕者。斥其人也。謂上大夫也。然不云上大夫。而云冕者。此辭之曲者也。禮器雜記。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豚實於俎。不實於豆。豆徑尺。併豚兩肩。無容不揜。此言乎其儉也。本鄭義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大封必於廟。因祭策命。不可於車上行之。此言乎以是爲先務也。詩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此言乎其高也。本劉瓛義此辭之形容者也。周人尙文。君子之於言。不徑而致也。是以有曲焉。辭不過其意。則不豐。是以有形容焉。名物制度可考也。語可通也。至於二者。非好學深思。莫知其意焉。故學者知其意。則不疑其語言矣。

釋三九下

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若其非道。雖朝沒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葬倫攸斂。天乃不畀洪範九疇。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葬倫攸斂。天乃畀禹洪範九疇。蔡叔啓商。恭聞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以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甯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諄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爲孝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惇高拱之邪說出矣。

明堂通釋

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岳之下。五太學。六魯太廟。逸周書明堂篇。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戣南面立。公卿士侍於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明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周公既行斯禮。太史遂記其事。以爲禮書。今在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於時有位於朝者。各以其職。與執事焉。周官載之。以爲一代之典。其在司儀者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等。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其在掌次者曰。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幣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其在掌舍

者曰。掌王之會同之舍爲壇墠。宮棘門。其在大宗伯者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皆謂是禮所謂君作故也。周公既朝諸侯。遂率之以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作詩曰。我將我享。惟羊惟牛。惟天其右之。儀式形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國史爲之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古者天子卽位。朝諸侯。禮百神。具有其事。故堯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頒瑞於羣后。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賚有牧。方明。三文與觀禮正合。知明堂爲古禮。周公監於前代。而舉此至大之禮。因是而制爲會同。以發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政。習禮者傳釋其文。以爲朝事義。而魯之儒者。又因周書之舊而增飾之。爲明堂位篇。以表周公之功。然有虞氏郊禘。夏后氏郊鯀。商人郊冥。代爲一帝。周公以后稷肇封有釐。思文之德。克配彼天。而文王受命稱王。爲周太祖。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不足以稱其德。于是協之於。制爲明堂配帝之禮。然後尊親之道備焉。故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斯之謂矣。祀方明。以禮天地四方之神。故尙書大傳曰。六宗。天地四方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於民。故尊而祀之。六宗之祀。與文王同地。故曰宗祀四海九州之君。咸在國中。不足以容之。故爲壇於郊。淳于登以爲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是

也。堂有二名。有宮室之堂。有壇壝之堂。說文。臺從土高省。金縢。爲三壇同墀。馬融注。壇。土堂。楚辭。南房小壇。觀絕雷只。王逸注。壇。猶堂也。故爲壇於郊。得稱曰堂。大傳禮四代篇。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日不可禮於堂。亦謂東郊之壇也。以其無屋。故不曰當楣。當序。端當東西榮。而曰阼階之東。西階之西。以其爲壇壝宮。故有四門。有中階。不與寢廟同制。其曰應門。亦棘門也。天子歲卽其地。以祀五帝。周官大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五帝與上帝爲通語。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上帝。五帝也。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注。謂五帝之帝。所祭於南郊者。五帝分祭於四郊。而以南郊爲尊。故孟夏大雩。季秋大享。皆在南郊。降及秦漢之時。異名同制。猶封土爲之。說文。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天子又月卽其地聽朔。玉藻。天子玄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當作冕。南門者。國門也。其外則明堂。古者禮行於廟。禮莫大於王事。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諸侯聽朔。必於大廟。天子諸侯。皆受國於祖。周之祖爲文王。而明堂則文王配帝之所。視大廟尤重。故天子聽朔不於廟。於明堂。以明文王受命於天。始改正朔。以頒邦國。後世莫敢外焉。故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增成其義曰。春王周正月。而公羊爲之說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是七十子所傳之大義。不可誣也。此宗周之明堂。其地在郊。其制爲壇三百步。其深四尺。旁各一門。爲周公攝政六年。大朝諸侯。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所。逸周書作雒篇。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設邸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元重郎。常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櫨。憲常。畫內階。玄階。堤。唐山。

唐應門庫臺玄閭。此東都之明堂也。匠人載其制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古之室皆分堂之後爲之。有堂無室。則曰櫨。未有置室於堂之中央及四隅者。凡室二筵。此言乎南北之修也。以九筵之地界爲五室。室得一筵。有十分筵之八可知。故不言廣。中爲大室。東爲東房。西爲西房。又東爲東夾。又西爲西夾。夾室之南謂之東堂。西堂。五宮皆同。此制宗周之大廟路寢亦如之。其別於他宮室者。四阿反坫之屬。及夾室東西堂耳。故見於洛誥者曰大室。見於顧命者曰牖閒曰西序。曰東序。曰西夾。曰西房。曰東房。曰東堂。曰西堂。此有周君臣喪祭所親歷之地。當日大史載事之明文。後之君子。舍是將何徵哉。東都之明堂。亦謂之清廟。故大戴記盛德篇。或以爲明堂者。文王廟也。又云。明堂以茅蓋屋。而春秋傳云。清廟茅屋。蔡邕明堂論引檀弓。王齊禘於清廟。明堂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皆其證也。周書洛誥。正言作洛事。而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周公曰。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按司勳之職。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孔惺鼎銘。勤大命。施于烝彝鼎。然則洛誥所言。正功臣從享大廟之禮。而周書大匡篇云。勇知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據篇首此篇之作。在武王十三祀。其時未有明堂。蓋古有明堂之稱。故素問云。黃帝坐明堂之上。晉狼臆引以爲未獲死所之證。明乎清廟之與明堂爲一地也。周公既祀文王於明堂。又營清廟於東都。以其同爲祀文王之地。故亦曰明堂。周公於東都之祀文王。作詩曰。於穆清廟。蕭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國史爲之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凡特立廟。皆異其名。故姜嫄曰閟宮。

文王曰清廟。以其禮爲先王所未有。故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古之爲政於天下者。莫重乎率諸侯以祀其先祖。故逸周書世俘篇。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漢書律歷志亦引此注。以爲今文尙書非也。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卽指此事。曰明堂者。後人之通語。是爲武王克商。有天下之事。宗周明堂之位。是爲周公攝政致太平之事。洛邑之祀。是爲成王卽政營東都以朝諸侯之事。三者國之大經也。天神不可措之廟。故宗周之明堂。壇而不屋。廟不可享於野。故洛邑之明堂在國中。尸子君治篇。明堂在左。謂之東宮。是其地也。古者爲宮室都邑。皆取法乎天心。三星在赤道南。中曰明堂。宗周明堂所象也。明堂三星在大微宮西南角外。東都明堂所象也。經始於周公致政之後。故曰朕復子明辟。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天子之路寢。謂之明堂者。玉藻朝君日出而視之。逕適路寢聽政。月朔既視朔於明堂。以其一月之政。聽之路寢。是以得稱明堂。逸禮王居明堂是也。與東都之明堂同制。是以得稱明堂。盛德篇說明堂。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是也。周公大史閏月。則詔王居門。終月。謂路寢之門也。不於朝於門。所以見其爲餘月也。謂之曰居。是聽政之通名。非寢宿之恆處也。方岳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壇。文在司儀堂舍。王所居則爲宮。春秋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於珪。晉侯爲王宮於踐土。猶存其禮。荀子彊國篇。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亦斯意也。辟雍之堂。謂之明堂者。蔡邕明堂論引禮記大學志。禮士大

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大學。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昭穆篇詩重臺正義引作政穆。大學明堂之東序也。盛德篇明堂其外水環之曰辟雝。封禪書天子曰明堂辟雝。諸侯曰泮宮。白虎通禮三老於明堂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大學以教諸侯。弟也。此則起於周衰禮廢名實相淆學者各記所聞遂成異義。然既有其名不可沒也。魯大廟爲明堂者小戴記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故周公之廟其制得如明堂。記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升歌清廟。蔡邕以爲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大廟。明魯之大廟猶周之清廟是也。卽經典之正文以考六者之制皆事辭明白可據而後百家之異說可得而辨矣。考工匠人職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般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此之制度鄭賈俱望文解義粗明其端其詳要不可得聞何者三代相因遞有損益夏殷權量既不能知宮室之制更無他文可證學非尼父時異東周其于文獻無徵之事闕疑焉可也。周之五室蓋創始於夏后四阿反坫重九重卽或寫仿於有殷其他則未嘗相襲。故鄭注云此三者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賈云謂當代王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其言數矣。盛德篇采集禮說具有瑕瑜不掩之忠其云一室而有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因世室之制而誤其云上圓下方則因重屋之制而誤而白虎通蔡邕明堂論竝沿其說謬學流傳固與昆侖之闔闔宮之柱同其闕大矣。呂氏春秋十二紀